雅雨堂文集

雅雨堂文集卷三

德州盧見曾抱孫甫著

同里後學金在恆立方校

曾孫樞蘭言校梓

雅江書院記

書院固雅江勝地也舊名梓潼宫爲文昌帝君别館在縣治之東南宫高入雲望數里其檻棟相連而閣于南者曰桂香閣舊制卑隘歲甲辰邑人重新之乙巳春予來宰是邑會落成焉規模壯麗結搆精嚴後之人無以加美哉閣之建也其待時而興者歟此地襟水抱山朝嵐暮雲川原雲物可嘯可歌然登百尺樓上如面墻立不可以遠眺則又甚憾之且夫天生勝地不自秘惜供人挹取豈非造物者之至公也哉而

或者有其地未必值其人有其人未必值其地雖人與地兩相遭而位置未得其宜觴咏未極其致皆甚可惜也因低徊久之工既成不可復易且重惜物力爲捐俸庀材稍增損之閣之前有樓因而樓之前厥棭豁然敞焉左有堂因而堂之培厥基巍然起焉頹壁盡去四無障礙綴以明窗使風雨晦明皆可遊息霞彩烟嵐悉歸俯仰越三旬而工畢徵邑士之賢而文者從予遊爲講道藝敦絃歌之地顏其門曰雅江書院廣文教也顏其樓曰雅雨樓志風土也又易桂香閣曰望春闈邑故多孝廉撫提南宮者爲從予遊者勉之也堂曰博文仍舊額前有作者不忍沒也成邑學之志者孝廉袁必頣

貢生萬鵬也邑宰者高津盧見曾也

刻柳州小品　顧震滄

予所見公文有周易述序一篇其山志序一篇均未之及周易述為惠松崖著公為之刊行而其山志乃公所手輯特行者不知何以一字不及奚此二書流傳太少偶定文集時或未之見可收入條列補板此不可不補入也能述題

龍鳳溝碑記

亳之水患非天爲之也亳無高山大陵亦無培塿四郊之外如平洋惟西北稍高然甚狹東南廣數百里皆窪下之地雨澤時降則泛濫而無所歸河之受水者南有淝北有渦貫通二河有古乾溪之溝而乾溪之淤塞固已久矣水患之尤甚者洺河中心溝油河諸水皆會于三漲口之溝游湖又兼受河南鄰邑之水故其勢益浩汗所恃以入渦者則有梭溝而梭溝之淤塞又已久矣其南之達梭溝者則有牛毛河其東之入渦者則有阜溝田家溝脫轠溝悉皆淤塞不治故知非天之爲災不盡力于溝洫者之過也雍正九年予以蒙城令

代理亳州已知其水患之可以除卒卒未三月而去又四年自六安調治亳乃得親履其土度其勢而為之始至則欲開梭溝然梭溝有砂礓十里不可以開衆論紛紜莫之適從予思渦之兩岸皆土擇其卑下之地別開一溝以分三漲口之水而達于渦則利等于梭溝而功省于砂礓計已決有告予者曰水之達渦者舊有龍鳳溝雖已淤塞而形勢依然其土之淤塞十不敵砂礓之一計惟開龍鳳溝以復其故道則水之阻于砂礓者既可由龍鳳以入渦而龍子岡黃家溝之由牛毛河以達梭者亦皆由龍鳳以旁洩于渦則諸水悉治予曰善因集紳士耆老而共議之計工若干費若干財賄之所

出力役之所徵一聽民之所願時則倡事者有人出貨者有人督工者有人于又時以酒食勞之不數月而龍鳳溝以成于是牛毛河入龍鳳溝者龍于溝自斗溝至河黃家溝自老龍湖至河河自樊家橋至修家溝皆闢淤道以入渦而白魚港則由阜溝入渦狐狸洞則合田家溝入渦田家溝並脫欄潛而後相繼成功而亳之水患十除八九矣至乾淡雖不可以不濬而猶可稍緩且綿亘四十餘里兼有橋梁待修乎將以二三年圖之而今已遷廬州是繼乎者之責也已噫乎興水利乎六安十之成八九矣而調治亳乎除水患于亳十之成又八九矣而遷廬州將行皆眷顧依遷而不忍去安得

不惓惓焉致望于後之君子吾知當

聖明之世任司牧之責人有同心必不忍廢前人之功而自病其民也溝之長與深廣丈尺并出貲共事者之姓名皆載之碑陰以誌不可磨滅云

指畫明晰是有用文字 顧震滄

捍禦水患具見留心民瘼固不獨以其文也而文亦明劃可傳 張殿傳

重修四賢祠記

潁與亳皆宋畿南名郡代有賢守而歐陽文忠歷典二州嘗序其思潁詩表乞致仕以終老于西湖公之澤深著潁亳之間公念念不忘潁故潁亳人世世不忘公云按傳公始至潁奏免黃河夫萬餘人築寨白龍溝注水西湖灌溉腴田以爲民利仍建書院使淮西人士咸知向學潁人祀公于湖配以晏元獻殊呂正獻公著蘇文忠軾爲四賢祠崇德報功甘棠勿敗固其宜爾明以潁亳兩州隸鳳陽府而郡廢明季兵燹闌潰湖堨迄于今又百年矣官于潁者惟馬公之驊嘗一濬此湖未幾復潰十頃玻璃風鞠爲茂草而殘雪頹垣夕陽斷

碣同剝餌于荒烟野馬之間可慨也夫雍正三年分置潁亳兩直隸州十三年置潁州府通隸兩州舊屬之地予由亳州牧來守是郡甫下車郡人以濬湖葺祠為請予思四賢事業彪炳史册仕宦所經歷之地莫不願引以為重況歐陽公有大功德于潁其廣陵始至已有終焉之志中歷二十年自南都至中書在亳及青始終惓惓未嘗忘潁其詩序具在歷歷可考又非漫引為重者之可比夫讀公之書撫公之遺民而不以公之治為治非學也以公之治為治而不列公于祀典尤非崇德報功之道予故由邦人之請而特詳揭歐公之事以示潁之人俾後世有所考焉其以祠來請者并歷縣知縣

吳茂陵臨城縣知縣李榮白銅陵縣教諭甯世發監生劉肇彭等皆籍産于例得聿連書

潁州重濬西湖記

潁之西湖在城西北隅遠不知其所始唐許渾從事潁已有西湖消讌之句至宋益顯歐陽文忠公嘗典是州去後序其思潁詩業乞致仕以終老于西湖後人因祀公湖上合以晏元獻殊呂正獻公著蘇文忠軾今所稱四賢祠者是也潁無高山大阜地洿下三川貫潁是湖實鍾靈秀歐陽公嘗奏免黃河夫萬人築塞白龍溝蓄水西湖以為民利坡公亦云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與長淮通是湖之興廢直關一境之利害匪特以游觀與前人之餘思而已明季閘廢湖水洩後有盜湖為田者湖幾廢乾隆丙辰余奉

命來守潁潁人士以復湖爲請或有難之者曰是湖之淤田者衆已同永業且湖久湮廢埂界難明奈何余諭于衆曰淤湖爲田乃民與湖爭利非太守欲奪民之田以爲湖也今復湖則利及于一州而任民侵耕利湖旁居民數十家止耳且民侵耕所得不過沮洳之地倘湖盡廢爲平陸大水時至衝溢蕩嚙害且及室廬利害孰爲輕重今欲辨湖之淤與不淤片言而決湖廢而閘址尙存第築閘止水使湖水平閘水之所浸非侵淤而何衆咸曰善由是民爭自首羣情大和舂鍤並施數月之內湖復舊觀並葺四賢祠而以宋僉書趙令畤明通判呂景蒙二公配享凡有功於湖者不敢忘也倣杭之

西湖築亭湖心別建一室曰豐舫齋誌歐公遺愛也極湖水所至爲堙界有餘地則爲水田令民佃之而歲收其入以爲修濬之用令後爲可繼也余惟司牧者以水事爲重雖賴地勢卑下卽使無前人之遺迹尚當因勢利導爲民興利而除害矧前人之所傳彰彰如是而不克修舉致百年之利泯焉廢墜咎何可辭周官稻人職以防止水以溝蕩水湖水得閘以瀦必陸地有通流以達于河而後蓄洩有備啟閉以時旱無槁苗澇不敗禾厥利甚大余方膺

寵命不獲久留于濬溝已啟端緒未竟厥功謹詳書其事以告來者湖袤十里廣視其十分之二頻舊爲州雍正十三年

升爲府其始建議濬湖及後襄力者爲郡人吳茂陵李業白
甯世發劉肇彭等時乾隆元年丙辰秋七月

文字最難在質朴此文剖析利害處確確鑿鑿如指諸掌
洵可與西湖並傳 顧震滄

濬湖以爲民也然非中有卓見其不阻于浮議者鮮矣看
此記中一段疏別是非利害直是見得到做得徹然非心
乎民瘼亦不能直行獨斷如此諸禦水患記當以此爲第
一 張殿傳

永平府書院碑記

敬勝書院建于府城平山之麓故武成王廟右蓋武學舊址云乾隆甲子

天子起會于謫戍俾牧灤州逾年擢本郡守先是永公寧治斯郡政通人和綱目畢張會來歲大熟訟獄益息蕭然無餘事思惟報國莫如爲國作人爰因郡人修武廟之請請建書院于總督那公蘇圖布政使方公觀承報可郡人輸財趨事沛然若江河之就下月餘費用大集于是監稅工部佈公管材購材于桃林之口昌黎縣致浮于海之大木相宅鳩工位其中爲講堂三楹前爲門後爲齋亦各三楹右爲學舍南

北向者三各五楹東西向者四各三楹散室三各二楹通計四十有二楹庖湢寢處器用之需莫不備具廟之制若殿若廡若櫺星門悉復其舊觀合院之四十二楹而繚以垣得請于丙寅年六月迄于丁卯年四月凡十閱月而工畢乃延名師立學規徵七屬士之才者肄業焉進之曰二三子亦知武學之興廢與乎以敬勝名書院之義乎明初定天下建國學立六堂積分之法乃命韓國公李善長選勳臣子弟入學又置武學于大寧等衛蓋將範武子文使介冑之士皆知說禮樂而敦詩書其用意深遠故其為制也明以備嚴而不苛法久浸弛而會典程式具制猶修明之永平武學建于隆慶初

公應節其時大學者猶應襲舍人也崇禎十年命天下府州縣學皆設武學生員提學一體考取雜遝無實而學舍荆榛矣末流沿襲祖宗之法而或反其意槪如斯夫古之教者文武不分途古之學者體用無偏廢太公以見知之聖際會鷹揚陰符云乎哉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於戲此太公所以爲王者師也二三子朝夕誦習于斯仰瞻廟貌遡其德業之巍巍明乎見而知之之爲何事而敬以爲主者之于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斯其處也有守而出也足以有爲如以舉子業爲文章之能事而不究其全體大用之所在則與騎射技勇以爲武者等耳二三子尙其顧諟以毋忘斯義

諸生皆起曰謹受教遂書之以爲記斯役也積費千七百有奇以其工之餘干權子毋供膏火方規畫擴充更置田産爲久遠計同經始者某某董役庀材綜理細密俾費省而功多則盧龍庠生何灝也

中間叙武學興廢處源委確鑿議論精采與泛作書院記者不同　劉震滄

爲國作人固是守土者第一件事然此文高處尤在中間及後一段說來俱有關係可以昭國典而勵士氣朱子稱李泰伯文能從大處起議論吾于此文亦云　張殿傳

洋河築壩挑引河碑記

洋河發源塞外裂圪山由界嶺入口為撫寧縣之東北境抵塔子山轉而南循兔耳山麓掠縣治之西繞紫荊山以南入于海形家所謂隨龍水也康熙甲子河身東徙然去縣治尚數里乾隆丁卯水暴漲其自兔耳循麓而南者橫趨直東阻于古城之廢邱則刷嚙土根以南下而震蕩及于西郊迴視甲子河身又淤為斷流矣郊故有明帥黃公惟正墓逼于河邑人不忘公之能軍以庇其先人也議遷墓以避之邑令錢君咨于衆曰是固然矣然水且益近亦將遷城以避之與乃以發帑復故道為請于撫遷安令端木君勘之令故老于河

者也復予曰撫之患迫矣邑令請復故道是也而未知河也洋河冬春僅一帶水爾夏秋霖雨則天馬牛壁將臺諸山漲溯湃奔會乘建瓴之勢捲石如斗夾沙以行數十年來故道之壅于沙石者積爲阜壤復之費以萬計詳勘駁覆更歷歲月撫之患亟慮不及待且邑人憂及黃公墓而不周視其上流尤未知河勢河本循兎耳麓而南自故道壅爲阜壤橫流射北郊今資爲捍禦者獨古城之廢邱在衝嚙不已必盡潰潰則北郊恐爲巨浸不但西也謂宜亟保古城于其上流頂衝築圍壩障毋使東乃因廢邱之勢築斜長壩使大溜不得直下折而西南若餘波之溢而東者于黃公墓再築圍壩以障

之壩之制編荆為籠縮以巨木竇以榰實以灘石草埧用民力値三百金以上西北兩郊藉旦夕之患矣夫洋之水力固能捲石挾沙以行者也不得志于東必逞于西而西固水之故道也寻曰善親勘之端木君為樹立標竿指畫形勢邑士夫以及耆老民匠環而觀聽者千人咸悅服無異議乃上圖識于制府那公蘇圖具摺以

聞

制曰可錢君復請于寻曰三壩之制善矣願更有進夫水就下者也古城以南甲子河身之淤為斷流者壅而高黃公墓之為今河身者刷而下河經兩壩捍導雖折而西南倘阻于

斷流仍泛而東則黃公墓之壩危矣謂宜亟挑引河于斜長壩尾因大溜之折而西南開水道以納之于甲子中泓再于斷流之淤開水道以達于老河兩引河總長二百一丈上者寬十丈深五尺下者寬二丈深三尺其加費可數計而收效可翹足也予曰善再上其議復報可令首捐百金邑人輸財趨事不齎謀其室家役作于乾隆戊辰三月庚子竣于四月壬午計費白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歷夏秋兩汎郊廬田墓俱無恙餘波之溢而東者比其退舍沙石之壅如西故道邑人舉手加額咸謂令而後莫予毒也已予惟茲役相度得形勢之要使費省而功易舉者江寧端木君長泓也同民之患周

盡爲全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者常熟錢君鏊也然微我制府那公淵明坐照任人勿疑二君又何由効其尺寸之長而奏厥膚功也哉是均不可以無紀也乃從邑人之請爲文以鑱諸石並載捐貲之衆于碑陰以垂不朽

源委詳悉利害分明實實經濟之文允堪垂不朽　顧賡滄

此與前龍鳳溝記皆爲民捍禦災患之作當並垂不朽　張殿傳

重修天津府儒學碑記

自古建學者必于國之陽塏𡋯之地宅高勢崇使瞻而知尊治材用物使久而恆固潔其堂皇使禮行而肅廣其舍宇使羣集而備特其繕完望焉而若新盛其鼓舞興焉而不倦非是無以宏聖道成教法也我

朝尊師右文典禮隆備追崇

先聖五代之祀釐正從祀諸儒建書院加特科廣博士弟子員額九州俎豆之區罔不承流向風以仰副德意天津于神京爲左輔東距大海洋舶鹽筴百貨之所輻輳又自明以來爲軍衛之地其改爲州治因而陞府纔三十年人心風俗之

漸染于功利猶未有克丕變者所以崇奉學宮習祭菜鼓篋之儀以播絃誦之雅化視他郡宜尤亟歲辛未余還長蘆運使始至釋奠仰瞻殿壁陊剝門廡傾圮櫺星門內外水豬而蘆茂廊板以度乃得造而展禮頹垣通市完者亦卑不及肩為慨然太息久之謀修建于鹽使者高公恆公曰吾志也按察司副使冀君承勛知府熊君繹祖聞之交贊其事乃簡官師之能受功者率作興役疏其水而去之使無復淤雍其草而絕之使無復菑垣宇所設潛其庳植其傾木石所施汰其朽任其壯滌之塈之丹之雘之自堂徂基周內及外凡學所宜具者靡不繫于是枚枚翼翼跂跂者赫然知學宮之尊而

仰聖教之大且將使津之士由是興起以臻乎日新之盛而
復推其餘以及里巷鄉曲之間皆知崇文學而敦禮讓夫固
予所旦夕期之者已是役也經始于乾隆七月辛未其落成
則以十月庚子凡八十五日而畢工計財用之費爲金一千
一百有奇抑考天津于明之正統始建學宮歷景泰至崇禎
二年而修者五我
朝自順治十年至康熙四十七年而修者四雍正九年陞州
爲府十一年知府李君梅賓修建府縣兩學迄今甫十八年
而修者三是何後之修者若是其亟歟余惟津爲水鄉水不
治則壅滯則地濆宮之垣墉屋舍因以傾圮官斯土者向其

以時疏濬而葺治之于以敦行典禮崇奬儒術輔成
聖天子尊敎文敎之盛而毋徒視爲緩圖斯則余之所臨文興
嘆而不能無望于後之人者也
先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績其在津門奏課之餘修理
學官創立書院以身爲士子表率所以揚厲而鼓舞之者
雖文翁之化蜀郡何武之治揚州不是過也碑記簡潔不
支不蔓後之涖是土者讀是文可以竊見先生之文章政
績云 惠定宇

重修天津府武廟碑記

唐元宗朝廟祀太公爲武成王與孔子並自唐迄宋代增從祀凡數十百人明制建武學于大寧等衛隆慶間復增修之今在直隸者凡五所京省各一其三則天津永平宣化皆關海巖疆也余守永平日嘗因郡人修武廟之請即其廢學舊址建書院以課士而名之以敬勝六年化大行士皆敦禮讓而能文章其以急勝廢業者無有焉辛未春余轉運長蘆涖任後以時展謁見武廟圮壞與永平等因白之總督方公觀承鹽院吉公慶亟修之爲文以記其事曰緬惟太公以武功定天下故樂記有武舞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乃其陳戒武

王則首以敬立訓孔子曰修已以敬太公實先之其與孔子並祀血食萬世宜也余觀周之盛時將帥之材類皆賢聖宣王中興方叔召虎仲山甫無不出入風雅降及春秋趙衰論帥猶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其言皆原本于道德至漢初乃有拔劍擊柱飲酒爭功之習與丹書所陳始相謬盭余嘗謂發揚蹈厲與所謂敬勝者實異名而同歸惟敬則主守精明丰采表著故立朝則正已格物臨陣則殺敵致果講學則崇正黜邪譆發揚蹈厲惟敬勝者能之其驕且惰者反是僞爾太公封國于齊感逆旅主人之言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其一生靡不以敬相終始此所以與孔子而並血食于萬世者也天

津明時爲衛地蔚成將弁之所居余惟夫津之士漸染韜鈐之習而不知太公之所以爲教故揭敬勝之旨以告之俾知所勗焉是役也鳩工于乾隆十七年四月庚子竣于七月庚午計費白金九百五十有奇云

以發揚蹈厲歸到主敬工夫直是看得義理透徹使洛閩諸儒見之當亦首肯 惠定宇

問津書院碑記

世宗皇帝御宇飭天下省會各立書院蓋緣教授等官部選拘乎年例不必盡賢且文又弟子員散處無由朝夕相見一一端其德行而課其材藝乃于學宮庠校之外別建一肄業之所禮聘名儒掌其教授庠士之尤秀者資以膏火之費使朝夕與居以授經而講藝焉其爲興德育才計至深遠也嗣是郡縣有司承
上意旨通都大邑往往設有書院士習蒸蒸進而益上天津以百川朝宗之地而爲京師左輔感化最先輶軒采風者之所首及顧闕焉未興心竊病之前太平府通判查君爲義告

余曰家有廢宅在運署之西南隅其地高阜而面陽形家以爲利建學盍筮之筮從乃白之總督方公觀承署鹽院高公恆均報可爰庀材鳩工位其中爲講堂堂三間前爲門後爲山長齋室而環之以學舍凡六十有四間計費白金二千四百有奇經始于乾隆十六年辛未八月落成于十七年壬申二月適吉公慶來視鹽政爲延名師立教條入學鼓篋胥雅肄三賓讌既成容止有秩發日諸生踵門謁請所以名是書院者爰進而詔之曰若瀕海亦知夫海乎孔子之道猶海也學者蘄至乎道而止今之制義其津筏也學者因文見道譬如汎海者正趨鼓檝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然後望

濤遶決乘蹻絶往以徐猱乎員嶠方壺蓬島之勝若自臨而返與終身于斷港絶潢而不能達者皆不得其津者也余姑導使問焉身致砭戒于沙汭之雲錦遣迓于晉曉之蜩像則庶乎其不迷于所往矣諸生再拜曰有是哉夫子之詔我也敢不顧名思義以勉承教思于是伐石紀言述事之緣起而名之以問津云

末段大致從揚子經營四瀆終歸大海悟則淪漢入河意來而文更曲折有味　畧兑宇

重修虎邱致爽閣記

昔昌黎不好佛而亦屢與浮屠遊大顛文暢往往見其文集意當日琳宮紺宇昌黎亦嘗覩焉夫浮屠之有居豈徒以聚其人而崇其教亦以其棄家室捐塵埃其居面山臨水足以來遠覽而生清風于以爲四方遊士之聚會學士大夫之棲止信宿賓吟咏而留歌思由此觀之浮屠又曷可少哉余以事三至吳郡皆寓于虎邱之石觀音廟廟有致爽閣閣已改而軒最幽勝余顧而樂焉柳子厚有云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顧當僑寓之地即次倥偬其得以舒志寧神也爲難矣吳門爲省會要區士大夫來者車轂接沓虎邱距城闉

不遑即香火之緣而爲宴息之地登臨咏歌解滯息慮高明游息之道無煩增飾亭館而得之豈非尤難得而可貴者歟軒久又圮寺僧湘洲以告余愧羞澀無以應今年轉運淮南僧復來余捐俸錢爲倡而郡紳士汪公應庚相與佽助成之而加修築還其舊觀僧曰願有記夫浮屠之力能奔走海內顧往往以福田利益爲說儒者不道也余獨以其有資于士大夫之歌咏棲息者而記其緣起以詔後之人庶幾有同此志者歷千百年可以永永勿替

身分立得高是儒者爲方外人文字　顧震滄

閒情逸致似歐公小文字　張殿傳

灤州喜雨亭記

予以六月九日入灤灤之旱久矣齋宿之夕甘霖大沛時旱不獨灤雨亦不偏于灤而灤人曰此我公隨車雨也古之適逢其會而倖成其名者毋乃類是然不可以無喜也葺舊堂而顏之則志喜爲宜

灤州榆蔭堂記

榆性堅直宜梁棟密葉繁陰其生灤署老不知年月圍圓十尺神采奕奕惜植堂後有違材之嘆焉然其南柯茂密足覆戶牖而納薰風榆雖不盡其用而蔭則長矣

重建竹西亭記

唐杜牧之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建亭者之以竹西名蓋出於此宋歐陽文忠公有竹西亭詩蘇文忠公詩有過廣陵擇老相送竹西亭下亭之重于揚州舊矣乾隆丙辰余爲都轉鹽運使駐此與同年程太史夢星大會名士于平山堂登蜀岡眺望問所謂竹西亭者太史爲指點于荒烟蔓草間而告余曰亭不知建于何時何人宋紹興間向子固嘗易其名爲歌吹㷔于火隆興間郡守周淙修之復舊名歲久而圮明神宗時縣令張寧移建于北岸之阜角林側未幾亦圮今東望舊刹卽古禪智寺考古今詩話亭蓋在其前云余於

時慨然有修復之志不數月輒以罪去更歷邊塞閱十有八年歲癸酉復轉運茲土太史已與諸同人復亭之舊爲具尊罍召落成焉至則泉流竹茂新亭翼然前闢埠百尺以倣崑臺後構堂三楹以倣葯圃登斯亭也遥睇南徐北固諸山如拱如揖風帆沙鳥若即几席漁響梵音渢渢入耳余顧而樂之太史縣龔屬余爲記余惟人世間一切盛衰隆替如水容山態朝夕殊形其大者莫不然何有于一亭之興廢哉雖然地以人傳而非其地之盛則亦不足以傳其人茲地因樊川之句以爲亭因歐蘇之留連于是亭而益重于世彼易其名與遷其址者陋也周程兩君子後先輝映其賢乎哉余抱修

亭之願以去。落成而來。亭不因予成。而余之來適與亭會。余之文不足重斯亭。而亭若有待焉。因不辭而爲之記。

是先生竹西亭記故佳

儀徵縣都會橋子鹽馬頭碑記

國家設立鹽政所以經理區畫不憚至周且悉者凡爲便商而利民也淮南綱鹽歲運百三十餘萬引自通泰以抵揚之儀徵縣是爲引鹽過掣之所鹽至則就垣解綑改子包以小船載至江口然後盛以巨艘而入于大江九龍都會二橋之間則小船之總匯也其地舊爲子鹽馬頭橋之西趾歲久驟圮左近居民因搆屋其間致船不能泊冬春水涸子鹽必陸運長挑直抵黃泥灘而後得上小船而達于江不獨徑路回遠運價踊貴而所由九龍都會兩橋爲東西各垣挑鹽交會之處人烟殷闐市販雲集街衢隘陿奸人乘机攫取畸零以

致鹽多散失運商甚不便乾隆十一年淮南監掣同知請復建築子鹽馬頭屢經察勘而事不果行蓋欲廓清舊制必先毀敗民居是以難之余因謀之總商程可正等建獨買之議請委監掣同知楊重英儀徵令戴秉瑛按戸覈實被毀之屋按間予直視時價有增無減計值白金三千八百餘兩又予以徙費所毀屋材仍聽徙者自移去民大悅服乃委儀所大使程堂鳩工經始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即于是年九月初二日告成工亘三十丈廣二丈四尺縻白金四千八百六十四兩有奇既竣事諸僚吏請志顛末于石用示永久予惟商之與民本屬一體但求有便于商而弗顧小民之怨

咨或求苟悅于民而因循以沿舊制二者均未允當是役也民忘遷徙之勞商復轉運之舊于以仰體我

皇上卹商愛民之隱庶幾兩無憾乎其董工捐金各官商並列名于碑之陰是爲記

重修德州奎星樓碑記

方技有堪輿家其于方位形勢趨避向背鑿鑿如指諸掌儒者多疑其妄然而詩書所載若公劉之陟巘降原周公之卜瀍宅洛衛文之望楚景山皆相宅之事經文具在不可誣也吾州南鄰泰岱近聖人之居儒服而絃誦有鄒魯風明萬歷丙申黃岡劉公來牧是邦始搆奎星樓于學宮之巽維越明年州人賦鹿鳴者四而解首在焉咸以爲斯樓之祥臨邑邢太僕爲文記其事

國朝康熙中有好事者于城南建十方院佛閣地勢高出樓上時李翰林梗家居謂其以客奪主陰掩陽于法不利謀于

衆增斯樓而高之使不爲浮屠所壓形勢復振人文亦日起迄今又數十年矣樓漸傾圮而科第亦漸替原阜城令賴君定瑶家江右習形家言以需次薄岑茲土顧瞻斯樓徘徊久之曰是宜益崇之使壯麗于是邦之人士方議鳩工庀材而觀察使汪公聞斯舉立捐俸三百金授倉大使某監生杜某董其役經始于乾隆十六年辛未之秋落成于壬申二月其增高于舊以尺計者凡三樓既成檐飛而鵬鶱翔栱合而虹蜺動景耀丹碧氣凌雲霞偉乎一州之壯觀而彰文明之符矣余既美汪公之德又喜斯樓之創始增修前乎此者成效業章章可據則繼今以往必有蟬聯鼎承麟炳于無窮者

余且掾矜以俟之汪公名漢倬歙縣人駐州城多善政造士
愛民孳孳若飢渴之于飲食觀其細而知其大則斯樓之葺
不可以無傳也乃爲之記

月駕軒跋

軒踞虎邱千人坐上其地舊為晉司徒王珣司空王珉別業捨為寺軒名月駕不知何人題而其名故佳地旣高聳亭臺巖樹委宛繡錯月光澄浸四望無滓軒中人若可驂鸞而遊者乾隆丙辰予守蘄州因公事來此寺僧乞書遂仍舊額而併識其緣起如右

集中諸短文俱有意致 顧震滄

諸短章皆有遒致亦不可廢○寥寥數筆要非俗手所能措意 張殿傳

虞印山房跋

虎邱伽藍殿有小樓穴其北為牖與海虞山相直因名然樓之勝平疇遠峯參差烟樹靡不入覩不獨在望虞也舊有趙凡夫先生題額失之數十年寺額遂鈌乾隆丙辰余以公事來蘇憩僧舍覩先生遺墨而茲樓之不可以無識也因勉從寺僧之請而書之

永平府平山堂䟦

按志府治在平山之上而堂位乎中故以名吾堂與歐陽文忠之平山各有取爾不相襲也然振觸舊遊感慨係之矣

雅雨堂文集卷四

德州盧見曾抱孫甫著

同里後學金任恆立方編次

曾孫樞蘭言校梓

上宰相書

蓋聞昔人之進領也曰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此非徒出入榮遇之謂也入臣而領方叔召虎之任孰察乎生民之利病與屬吏之賢否其黜陟進退生殺必無不大服乎斯人之意然後入而携持天下之平佐天子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蓋一方之利病即天下之利病一方之賢否即天下之賢否此惟久於封疆之任者能深悉其故而神明其用而見曾今日乃得以此言進於閣下伏惟

閣下正位揆席爲百寮儀表然其始嘗承宣江南繼而總制
雲貴則歷巖疆者十有餘年
聖主之所以責效於下與閣下之所以信乎於上者人人皆
知其能察吏以安民而恨見曾之未得效能於左右也見曾
自成進士由江南蒙城縣知縣八遷而至運使絕非有邀擧
干進不過盡其區區之職業無所遷避所事封疆大臣往往
察其行能加之委任然亦堅守其道不變頃者命與時乖卒
攖此禍見曾內自循省夫固非僥倖於前而冀改悔於後也
特未逢封疆大臣如閣下其人爲鑒別其能否耳見曾嘗謂
封疆之任察吏而已察吏之要在觀其論列與覈其政事昔

人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者此也如採道路之風聞與流俗之毀譽則天下固有効忠於君父而見嫉於同寮求當乎民情而召怨於胥吏且又有賢者譽而不賢者毀與始而毀終而譽者自非操之以獨見而要之以持久不可謂知人之明今見會之爲運使也七月餘非能信其民之日也制府初任封疆涖事甫三月未必盡知屬吏之賢否也而鹽權兩任棊牒紛紜當局勾稽猶未易晰視州縣之考成相去萬萬也則今日制府之所以罪見會者不過誤聽讒譖之浮言與奸商蠹胥之不便者耳人情狥利必滅義能見目前而多不顧事後運使有大不堪者三腥羶之地人思染指不得則召怨鹽

價之低昂奸商希緩運以專利欲便民則商怨陋規之相沿蠹吏視鹽權爲金穴欲便商則吏怨商與民之便利在無形而造謗則必有迹愚民無知從而附和一吠百嘷恩怨是非罔不倒置宣尼之聖也而有麛裘之謗子產之智也而有孰殺之刺況見曾之碌碌無足比數者乎然原奏已有力圖討好之說夫商人習於驕縱初以整飭爲煩苦其後乃絕無苛刻也則貼然服此亦未始非昔人爲政先謗而後頌之明徵乃於前之日則曰作威後之日則曰干譽率是以相繩吏將何所措手足哉見曾昔治六安豪戶多佔水塘爲田歷訟不決是時大興劉墾督勘檄旁午見曾獨抗議復塘謗者四起

生葉淵挺身控之撫憲今大學士錢塘徐公立論訊褫其衿卒無異議而塘爲至今賴知江寧府也富室某搆訟訛言見曾受賕八百兩今大司空劍水趙公總制兩江密偵得實謗不行向使制府在曩日則復塘之議必科以違制之條富室之謗必坐以婪贓之律見曾早畢命於獄吏之手矣雖然見曾今日亦知制府之非有意欲殺之也始制府涖任見曾時廼見獎勵有加見曾亦自任不疑遇是非輒剖晰傾心吐膽以爲得大憲知已未幾而媒孽隨其後令制府少加察取訪聞之款面詰卽譴訶容見曾徐徐對自必劃然心開或至反怒言者皆未可知若其旣登白簡則所謂輕聽於前自難反

汗於後見曾知制府今日雖明知見曾之寃必不能更上寬免之疏承問各官雖心知制府知見曾之寃不得不且爲羅織以逢迎制府當日之意所貴大人君子不動聲色轉之雲

霄之上使

聖明之世大吏無失入之愆州縣無殺人媚人之事則此舉之大有造於吏治不淺也閱觀史冊所載自古忠臣烈士著有聲績而不容於世者何限然百世之後是非昭晰公論難

誣今幸逢

聖天子賢宰相明良會和大道如日月中天萬物熙熙無一物不得其所而見曾官居三品曾受

兩朝拔擢之遇粗有能名於大江南北而獨蒙不白之咎橫被曖昧之謗幽憂鬱抑死不瞑目此仁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之所宜動心者也古稱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區區之名節必不可辱見曾被參一十七款共誣贓銀一千六十兩皆參錯乖舛悠謬不根試思見曾任兼鹽關如其甘爲不肖盈萬累千咄嗟可得而乃零收書儀茶果刻減役匠工食款內從無鹽商餽送一錢則見曾之硜硜自守亦可知已今制府雖謗節瀆商而究獄已具倘終不白則見曾長負累於聖世而後來鹽榷兩務以見曾爲戒恐與激濁揚清之意適相背謬伏惟閣下爲

朝廷愛惜人才爲斯世扶持公道而又久任封疆大吏熟知察吏甄别賢否之法祈究其事之始終一言昭雪庶覆盆得白公論得伸其有關於

聖明之治者不獨見曾一人生死銜戴已也

反覆痛快淋漓悲慨得昌黎之神　顧震滄

滿腹寃抑憤懣振筆淋漓不覺傾寫至盡要是理直氣壯不止筆力辨達足以伸其所見也意味甚似歸太僕上

公書　榆村

尚書大序辨

孫仲愚先生六經諸篇新義頗多惟尚書大序論一條序百篇之序爲僞其論未允崑山顧寧人作日知錄獨采之今載其說仲愚据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宏曰命以伯禽命以唐告謂尚書當有伯禽之命唐誥二篇而書序不列于百篇之內疎漏顯然寧人是其說竊謂不然五帝三王之書豈止百篇孔子删書亦用春秋一書不再書之例洛誥之命公後鄭氏孔氏皆以爲封伯禽之事則伯禽之命可以不錄也唐叔有歸禾則唐誥可以不錄也若據傳記所載逸書皆當爲孔子所錄則逸周書芮良父祭公諸篇並人君之大寶箴也何

嘗不可鈔。祭公一篇。緇衣稱祭公之顧命。傳經者誤作葉公。緇衣載祭公。猶左傳載伯禽唐誥。率皆謂書序之疎漏可乎。書序、司馬遷班固、皆謂孔子所作、愚意即非孔子。亦當如林少穎所云。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而非後人之僞造也。仲愚之論。恐開學者不信古不好古之漸。故辨之。

徵選山左詩啟

嘗觀詩三百篇雅頌之外風詩十五是爲列國之風故季札觀樂能別其音詩之繫於地也尙矣古者有采詩之官以觀風俗而考得失故勸懲之義明後代無是職也學士大夫作者各殊美斯愛愛斯傳爾故纂述之道盛昔之著書者若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則傳其地之人丹陽宜陽泉山秀句諸集則傳其地之詩至杜清碧之谷音元遺山之中州集倣河嶽英靈之例既傳其詩又傳其人今諸書具存其傳世久遠有非專集所及者何哉專集繁故多逸失選本約易於行遠也吾鄉齊魯舊域名嶽之所蟠結巨流之所鍾匯泱泱大風於

古有聞刪詩之後風雅之道存焉
國初百餘年來哲匠宗工後先相望或體被質文或筆妙天下或清新俊逸兼庾鮑之長或傑肆排奡闖杜韓之室或深通二氏獨步一時或託跡窮山古人爲伍或神解在漢魏之間風格邁儲王以上此皆名流所推許以爲傳世無疑者況有詣臻最上龍蓋百家囊括千載爲一代風雅之主者有霸才獨擅自闢門戶而異曲同工者淵源之廣漸被四方
本朝稱詩之士必以山左爲最盛良有以夫往漁洋山人嘗欲輯劉節之丁野崔等數十家爲集傳之而未果此數十家之外與數十年以來作而未傳傳而未廣者又多矣甚者轗

軻窮老僻居絕遠雖文采殊尤而不能自達又或隻詞片咏剩簡殘篇往往膾炙人口而歷久將湮及今之時不爲之蒐羅薈萃以永其傳後來者將惜之僧不敏有志於斯竊欲輯吾鄉之詩自

國初迄今畧加論次都爲一集人繫之以小傳以俟夫纂述之君子自惟弇陋懼難獨勝夫以吾鄉文獻足徵而繼起多賢誠各舉夫作而求傳傳而求廣與凡所見聞一聯一絕可以信今而傳後者俾得彙輯授梓以傳之不朽且以傳其人焉固有心於斯道者之所同願也豈乎川嶽靈秀發爲文章其始也孕毓融結於岑巖邃谷之間旣而或登廊廟或淪草

莽或雜陳都市或終閟岩穴人世耳目所及旣相與寶貴之矣若搜厥秘隱擢其精華而穀列之其爲人世所寶貴當復何如哉乾隆癸酉春謹敘

徵選山左明詩啟

禹貢二州。兗青並肇。輿圖六郡。府衛兼資。山辨陰陽。望咸尊夫泰岱。詩分齊魯。人共仰夫經師。章唱首於四言。匡解頤於五際。衛宏作序。四始攸明。鄭氏成箋。六詩彌暢。仲宣公幹。建安之輔歸高。張載左思。太康之英不墜。明遠總四家之傳。延年跨二謝之才。霧穴紅糖。最傾沈范。何遜玉臺豔體。獨擅齊梁。徐陵詩卷常留。羨竹溪之借隱。孔巢父文槎屬和。美漢上之題襟。段成式博似叔明。著及蟲魚之疏。邢居直如守道。傳來慶歷之詩。石介轉注諸聲。武子之書稱備。楊桓南轅北豕。思容之乘堪稽。于欽凡此先民。不待表章而自顯。緬維勝國。術須搜采以成編。蓋

溯風雅于吾鄉隸源流於詩品始興宏正有四傑之華泉踵武嘉隆惟七子之白雪萬歷尊孝與爲巨擘天崇推李木爲先河故迹龔邸許璽敏畢交崇襄穀之賢則曾國儒生不少談歷下明湖之勝則濟南名士爲多聊攝以東豈乏布衣而臨牛耳謝茂秦昆吾之地不無下吏而舉旄頭李伯承其後或繼海岱而會者英馮閣山鍾龍淵或應東吳而倡大社趙伯濬此皆藝林之盛事鄉曲之美談也若夫兩城石川宛有初唐之格二劉劉仲份劉範東舜澤蘇允吉居然開寶之遺文若溫醇可希風乎大歷于念東思仁淸俊堪效法乎西崑許龍石而伯謙之簡遠蕭疏楊尚書無垢之春容宏麗于文定又爲性靈之獨運聲律之首庸者也至

于犮子則仲學遜習子沖澹成後先濟美弟兄則浮來公熊無澤于愼言長䄜齊名一門則丞水新城鄄城濮陽犖公並顯數世則治源䏚𦨣斟灌光壽七葉揚休綜昔耆賢騄騅更僕從前司寇會及盟鷗五十有四人之菁華白頭有志二百八十年之麗藻青汗緐期海岳數篇未及後來之秀朱中立有海岳靈秀集北山一集止詳先達之文李北山有齊魯集曾也已羅昭代之英幸而卒業竊迹有明之什欲遂前功第胥鈔不滿于兩牛管窺實慙乎半豹欲下春明之宅用希將伯之飲或有先世舊書民間善本來爲之館定有遺編萬卷之堂豈無佚簉名章迴句片紙殘行思君流水之詩全篇必錄月倚華

山之詠十字堪珍務望通書不嫌求假願黃門之亞訓補治

惟勤江湾陽之掞文整齊無損勒成一代佇惠百城

題高青疇印譜

高君青疇少司寇且園先生之文孫也先生一門鼎鉉立朝有本末政事文章卓然大雅以餘事作指頭畫乃復冠絕一時士大夫之論先生者不能深探本原而爭奉先生之畫以爲必傳于後非知先生者也今青疇繼其家聲續學工文詞蘊蓄日富間嘗露其鋒穎肆力一作游藝于篆文鐵筆之間而年有所譜是亦青疇之餘事而已然其結篆古老運筆瘦勁神采奕奕風韻嫣然方寸累黍名流皆拱璧珍之吾烏知後之重青疇印譜者不且與且園先生之指頭畫並傳不朽乎青疇有鑒于此毋亦勉思紹衣之大而不沾沾于一藝之成其

能則他日所譜必有更進于是者與甫䔹田先生官二千石
未竟厥施而廢以詩鳴當世余將以此言質之甲戌春日題
于揚州之官梅亭

祭撫軍祁公文

嗚呼、知己之情、死生聚散之感、遭罹讒構、同心憂患之誼、得其一、可以沒世而猶痛、矧曾與公兼斯三者、而又負罪嬰纍、幽憂拘繫、存不能視其疾、歿不能視其含、奠不能撫其棺、吞聲忍淚、竟神飛去、斯有生之最酷、而荼毒之極哀也乎、公之子曾三歲以長、辛丑之歲、同舉南宮、又同出于海虞石首兩夫子之門、此時年少、慷慨相期、古人是律、不逐時趨、公之肺腑、曾實知之、曾之戇直、公謂不疑、握手出誓、生死不渝、洎公登翰苑、而曾筮仕蜀徼、棧道三峽、山徂水險、往來萬里、鷳啼猿叫、旋遭大故、泣血摧肝、公手書來唁、情詞悽惻、展讀再

四、涕淚汍瀾、此時形影不相接、而兩心耿耿相照如一日也
曾釋縗服、從事淮南北之間、粗亦有聞、爲當道所器舉、而公
爲
天子侍從、疊荷榮寵、衡文大江左右、淸濁殊流、趨舍異路、而
曾時攝守金陵、鼓事之餘、間一接見、形容非昔、意氣如故、並
說生平、各懷用世、秉燭深夜、語不及私、嗣後
天子登極、大簡羣僚、整飭庶務、公膺
特簡、巡撫江南、而曾 移守穎州、荷蒙陶甄、薦擢饒九南道、又
薦轉運淮南、兼權稅務、想公之意、豈有他故、直以爲國得人、
古人內舉不避、況于同年、懸隔千里、豈因嫌疑、反有遺棄、曾

之感激亦非為私恩媚區區之豢餌不負國家庶不負知己窮思畢精興除弊事延息商困流通鹽筴而公亦秉道嫉邪賞善罰惡自以上有

明天子下有斯人之直道正色直詞無愧天地庶幾古人得志遇時千載難逢不可失之嘉會也無何積毀銷骨羣飛刺天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于嬖至公時危疑懍懍慄慄若蹈鋒刃未幾因緣借端欲以曾為罪連累及公遂罣吏議公時已抱痾閉之佗傺不食猶大聲疾呼明其非辜稱人厲壓無所畏避

廟堂寬仁不即加誅

命公憤懣、公外忧浮言、內鬩讒搆、憤悶歐血、遂殞厥命、是公之死、不死於二豎之交侵、而死于多口之蚩至、死於多口之蚩至、而實死於曾之負累、嗚呼天乎、曾負國家以重負知己、負一念及百身莫贖、悠悠蒼天、豈知此痛、公卒之前五十日、而曾被罪去、公治不五百里、有司以罪人不得私相候問、咫尺帶水不得相見、屬聞公疾、私心震驚、雖子弟家人無由得至寢門、一紙屬纊遺言、死生永訣、負此大恨、嗚呼、曾生不如死、猶幸得以未死之年、獲蒙昭雪、使公知人之明、大白于天下、而公之魂魄亦含笑于九泉、曾雖相見地下無所復恨、嗚呼、公其知之耶、其不知也耶、

蒼蒼茫茫拉拉雜雜若用韻若不用韻直是一片血淚寫成昌黎集中有數文字 顧震滄

憤懣塡胸其中具有一段官屬株連欲言難盡之痛故不覺激昂奮迅向已殁之知已傾寫肝膈淋漓至盡觀此及上執政書眞覺宦海嶮巇令人不寒而慄 張殿傳

書貞端先生傳後

余讀陳公鵬年爲金陵王貞端先生易名之諡議及許公汝霖表于其墓之文知先生爲海內之逸民而與先生生同時居同里出處同道又有高雒樞先生兩先生生當前明末造慨然有志當世之務而不及見用于時鼎革後年皆壯盛以山澤之儒終其身學聚問辨孶孶矻矻著書數千萬言夫潛龍之見在田雖勿用而時舍然不能與壤泉之蚓同沒世而無稱也亦明矣而傳之其人表章微文以發潛德之幽光豈非後死者之責與雍正辛亥江南奉

詔開志局于會城余始備官知棠城縣外吏也例不與聞纂

修之事乙卯秋遷知江寧府得與末議矣乃未逾月而調任潁州府以去又二年轉運淮南通志頒及嘗受而卒讀之竊于其中有未盡解者攷康熙舊志本以六月成書採輯之往漏原序固不諱言之矣我
朝百年以來江南二十四府州人物之盛不幸遺于舊志及郡縣志又不得見于官司之印册者何限旁搜不聞而概從姑闕云俟增補不知將誰俟耶此不解者一隱逸列傳金陵之增入者凡三人而無高蘿樵先生此不解者二以貞靖入隱逸卓乎有見矣乃其為先生立傳及與先生同傳二人皆寥寥參數言無以甚異于衆人此不解者三以余所聞貞靖

先生著書曰歷代帝王紀要十卷歷代名臣紀要二十卷江防考三卷海防考六卷漕運考二卷黃河古今通志十一卷九邊圖說五卷鹽鐵志二十卷兵屯志十六卷廣韻姓通二十四卷傳習錄辨八卷南北水利議海錄十二卷方輿圖考二十卷皆關經世之大務而本傳第撮舉之曰有河漕水利鹽鐵諸考及其志河漕水利鹽鐵也又不一載先生之緒論其分經史子集一存諸書之目旁及于琴棋醫卜而先生之書無一錄者此又余之所甚不解也罷官後僑寓揚州交先生之孫元衡得盡讀先生之遺書然後知志館之秉筆數易其人矣始之秉筆者傳先生甚詳也後起者取而刪削之始

之秉筆者爲先生立傳更系以論表先生于藝文甚詳也後起者又謹取藝文而刪削之始之起例以刪藝文者刪其題咏之作而已若有關地方利弊及考訂古今興廢則將附見于各門後起者不暇深考而病其卷帙之繁從其所刪不從其所附不獨互見之義隱而文章亡矣嗚呼可勝惜哉蘿栖先生無後嗣遺書未經蒐羅無由進于志館遂不得與于二賢之列余故因讀貞靖先生傳並舉而書之以告當世之君子有立言之責者蘿栖先生諱阜字康生所著書盡散佚惟五經繹陽明語錄繹學者宗之爰錄其副本以藏于家云

議論平允有識亦有筆　顧震滄

敘述并并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俯仰感喟殊有廬陵氣息

張毅傳

書田香城先生自作墓誌銘後

吾州田香城先生遊金陵歸、考所遊草百餘篇、所與倡和者數十人先生方飲而食。壽而康。忽自作墓誌銘以示予。予讀而嘆曰予年三十有八少于先生、如予生之年、先生兄山薑而師漁洋、弱冠遊京師、與一時名公鉅卿、爭騁壇、據吟席、其所爲詩、甫脫稿已吟徧長安矣此我生以前、都人士風會極盛之日先生幸逢其時予生也晚不獲執鞭弭以與先生從事、而一時之能知先生者今則俱往矣可勝惜哉余年稍稍長略通文字、而先生許之鄉會兩試先生皆決其售予未揭曉之前初學爲詩、辨聲律先生曰孺子可教出其所藏書選

本若干卷、授予抄錄、並以其所得于漁洋山薑兩先生者口授而筆示焉、自辛卯以來、凡十餘年、日侍先生之側、先生固深愛予、予亦因以知先生、然予知先生、不若先生之自知也、先生嘗以述懷詩自題其像贊曰、介弟尊兼公子貴。崢嶸已過老堪哀。將來即作傳奇料。不是高巾狎客材。又曰、小住人間七十年。漫無長技與人儕。便將吟咏稱能事。也只風雲月露纔。嗚呼、此先生之所以自知也、先生題像贊時、年七十有一、所制若榰、若梆、若遊燬圖卷、若墓圖、若殉葬具、時或同予一展玩、以爲笑樂、今年七十有六、又生誌其墓而銘之、誌曰、人非無誌之難。而失其本然之恧。人莫不有一死。死則已

矣而必以誌誌又不必盡如其人而子若孫之述其親者又往往以譽之過甚而忘其本然世第執其所譽以爲信遂使坐至磊落不可磨滅之精神盡湮沒于人人可聖可賢古今無所識別之中是人以無誌而存有誌而亡也因爲之銘曰生若附贅死若決癰言及風雅重如山邱嗚呼世有能讀先生之詩與誌若銘者雖百世後猶將想見其人而況生同時居同里日侍先生之側如予者而終無以言先生之彷彿乎哉爰承先生之命而書之

後一段未經人道恰是此題分外奇觀　顧震滄

朱戸部死孝論

奉直大夫戸部江南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朱公諱敦楙字鄂友號茱村浙江桐鄉縣人其遷浙之始祖于文公爲曾孫世守其禮教以至于今公封奉直公江之子敏學篤行承以孝聞年二十六成進士試戸部四川司額外主事調察試雲南司稱職實授江南司主事官于本部者凡七年乾隆丁巳京察異等將進用而封公卒次年六月扶柩出都門自齊至張家灣水次六十里徒跣奔號汗血迸流左右以騎進却之未及亦次十里而仆抵舟三日而死其從祖鑫爲作傳聞者哀之稱公死孝盧子曰公之孝卓矣而以死爲公孝則非也論

公之孝在于內盡其哀外盡其禮而已禮講于平日而哀發于臨時自然而合者天性也毅然而不可奪者尊先訓以講學之功也當其攀柩一號搶地呼天望望然如有從而弗及之時雖困且憊焉不必于仆有仆之理仆焉不必于死有死之理公必有所不暇計豈惟不暇計仆與死而已亦不知其爲困且憊而不幸而仆仆焉又不幸無良醫之調治以死是則數之適然于公之孝何有哉禮孝子之喪其親也三日水漿不入口食朝夕米一溢居倚廬寢苫枕塊凡所以戕瘠其生者無不至而又爲之訓曰毀不滅性使毀必患乎滅性聖人將不教人以毀教人以毀而曰不滅性明乎毀之不至于

滅性也。苟不至于滅性。吾知有毀而已矣。即有不幸而滅性者。而非出于毀之所必至。吾知有毀而已矣。禮教之不明。而愛身者多尊邂逅之死于毀者以爲孝。吾恐援滅性之文以爲戒者。之將至于不肯毀。非聖人教天下後世以禮之意也。昔者子夏喪明。檀弓以其哭子也而訊之。然左邱明不哭子而亦喪明。世之喪明者。又不獨邱明與子夏也。唐崔衍護父喪跣足行千里。哀感路人。史書美之。而竟不死。死不死固無論。發于哀中乎禮。斯爲孝而已矣。王安豐之遭艱也。裴令弔之曰。使一慟遂能傷人。濬沖將不免滅性之誚。善夫誰謂晉人之清談。爲不知道也哉。

韓之深厚柳之鑱刻兼而有之而議論復極正當此有功名教千刼不毁之文　顧震滄

識議透頂而文之辨達亦有坡公作論手段　張殿傳

孟增廣傳

增廣姓孟諱宗素字太質世居亳州前明啟禎朝諸生以學優補增廣生顧屢試未得舉用當是時溫楊用事于內李自成張獻忠倡亂于外中原鼎沸萬里塗炭而亳郡為河淮門戶地當四衝流賊時為出沒增廣乃率其家屬避亂于郡西渦水之陰賊之攻城也破亦屠降亦屠丁壯則剖腹以飼馬嬰兒則貫胸以為戲至虜婦女互相淫污復截其踵以佐酒及拨時則截所殺者之手足耳目口鼻等以啟行水則舫接陸則軸聯是為聲勢故賊未至官民先自風靡未幾又攻亳屠之留其婦女之少壯者赤其體以前驅呼號載路遂軍

于河之南肆其兇淫而不去增廣鬬之慾甚謂鄉人曰賊淫惡如此又留駐未行意不可測與其賊來殺我何如我先殺賊且乘其未備可破也鄉人咸切齒願從乃集有數百人即東馳渡河增廣率衆突入喊聲奮擊靡不一以當百是時賊于營中方人人擁婦銜盃安心縱樂一時不知兵從何來心膽俱喪走死不暇追殺數里遂奪所虜之婦以還明之亡也撫臣貪于招撫守將憚于追襲養成癰毒致成慘烈是以流賊之橫行無復顧忌日可縱轡徐驅夜可解甲而卧是役也雖成于忠義之氣亦爲賊之所不及料所謂出其不意以少勝衆者此也夫鬬賊非有項羽季布之能兵李密徐勣之攻

畧也又非有巢穴之足據膏腴之是割也不過剽竊賊徒烏
合之頑惡耳使有增廣之忠義而又加以紀律訓練之兵不
過三千吾知其拉朽摧枯定須時日耶觀之增廣則又彰明
較著者矣增廣自敗賊旋西鄙乃令各虜婦奔避他所後賊
來益衆終以寡弱不敵乃之懷遠又更江寧反
國朝定鼎賊咸服其辜至順治三年春始歸里康熙三十二
年當事訪耆德之堪膺鄉飲者都人咸推增廣以副
選與享年九十有三乃卒今亳學生員孟衍聖孟衍泗乃其
曾孫也

王吏目傳

王吏目者明崇正末年亳州之吏目也名諱籍貫俱不可考緣州值亂亡亳兩遭焚殺文獻俱盡所餘一二野人但有知王四爺之稱嘗曰王四爺最愛我亳民我鄉人今日尚得生者皆其誘賊殺賊以存活我鄉人者也州明經張純夫謂余曰吾少時嘗聞鄉父老談及王吏目殺賊事崇正甲申之變寇三桂請

本朝兵討賊賊奔旋西亳不及備復遭狠籍拆城之日知州何燮死之吏目以在外不與難嘗是時本鄉土賊房文宇高見寶聶三虎等乘機入城恣掠荼毒比流賊倍甚及吏目旋日

見城破官死已屬無及而土賊之勢方獗乃喟然曰吾縱不能退流賊以全城又安忍見土賊之橫暴乃爾邪顧子然一身莫可誰何乃佯與賊爲謀畫吏目平日信義服人羣賊倚重之未幾賊自相攜貳遂起爭奪吏目又佯爲和解陰使攻殺不兩月而房文宇等俱斃盡無一存者此所謂以賊誅賊不煩一兵而地方寧堵者也

本朝定鼎時吏目不知所終或以爲殉難云遺跡苦無考據唯州城隍廟中有一碑記載玉闕翁名目亦不詳其名貫其碑所載乃吏目爲道人修廟并出貲購田增置田產之事里人感其事而誌之夫以吳公之治行第一漢史僞且失名至

今嘆想之下猶有吳公在也王吏目爲民除暴遺惠于亳者
甚鉅若不表而誌之千百載後又安知有殊績之王公也哉

苑亮傳

苑亮亳人韓斌之僕斌以武進士任福建興化守備康熙甲寅春耿逆叛脅斌授以僞副戎職顧思歸

本朝不爲用命逆愛其勇多方籠絡復流言斌家屬以降被戮絕其歸念由是斌頗爲逆用力浙督李公患之欲招以諭札必斌家人乃可往因檄斌子世晉至衢州斌母曰此行非苑亮從不可亮偕數僕隨世晉至浙制府見晉幼未練事乃詢諸僕曰誰能至閩寄書致爾主歸者亮慨然身任制府乃授之札示以方畧使之全主亦以自全亮唯唯受命平陽王鎮及世晉皆屬書去世晉拜亮亦拜相向號哭若將永訣者

亮縫書于履毅然獨行至仙霞嶺爲邏者所獲執以見僞帥馬九玉亮曰本韓奴主家屬因降正法逸以報主逆恐有詐令檢其身無所得乃押令至斌所識認不許私語亮見斌抱主足慟哭告以家屬被戮故而因暗指履以示意及將押去則言履破請易之斌見其無踵也許易履亮去斌悟意拆履得書當日即率僞都司王得功僞把總畢得臣等共六人渡河輸款逆覺之追不及馬逆酷刑訊亮者三但言有家書而終不供制府有賞諭也遂醢之君子曰亮可謂舍生取義者矣殺身濟主而不以洩敗抑何其智深而勇沈與又聞斌父以事被誣時在太學肄業官索不得乃執亮拷訊幾死終不

吐實事遂以猥則亮之忠義固有素矣

蕭侍讀公小傳

公爲余外舅、生有夙慧、手紋如砂、順治甲午、初赴省闈、即以第五魁其經、戊戌成進士、入翰林、典江西鄉試、得人最盛、吉水李尚書振裕、年甫十五、閱卷決其遠到、置第五、曰此吾鄉試名次、今以衣鉢授之、後果以文章事業名于世、既揭曉、止滕王閣一夕遂行、當事餽贐、一無所受、督學畿輔、公明並著、翁鐵菴尚書、冒北籍應童子試、縣人攻之急、不敢入覆試、公索之急、教官以暴卒對、公爲刻其文、深致惋惜、後鐵菴入翰林、執弟子禮、學差將竣、行大用矣、聞父病、力乞終養以歸、及丁外艱、服闋、蔚州魏敏果公象樞、方柄用、以公與平湖陸

清獻公隴其同薦諸朝值

聖祖南巡駐蹕德州

召見行幄公以母老陳情特蒙

俞允遂避迹村野所居曰雲莊傍河為圃誅茅為屋編槿為籬寢食遊息其中足不入州城者三十餘年家甚貧而好施予小善無不為居人感德服教盜賊相戒不入其鄉捐館之日田叟漁老皆為隕涕蘿孝廉正夏題其輓聯曰一世清貧學士兩間忠孝完人識者以為無愧云

山東兗沂曹道張君墓誌銘

乾隆歲甲戌閏四月四日山東分巡兗沂曹道張君鏡閶以疾卒于家年甫五十有六孤子桐苦次泣血書狀遣伻至維揚求余志其墓嗚呼君少余九歲余守廬及潁君皆爲余屬君之自合肥而調阜陽也余實薦君才以後游歷監司洎余再轉運淮南而君已謝世是余與君匪徒交好之厚兼君之爲治余知之實深用不敢辭按狀君姓張氏諱潮字蒸華鏡閶其自號也爲山陽人祖睿康熙己未科進士刑部右侍郎父鉞乙酉科舉人廣西布政使生子二人君其長也君自幼時出語已驚其長老成童應府縣試輒列前茅庚子登京兆

賢書時闈中得君卷洛賞覽日意謂必老宿及榜發君年甫二十有二乙卯謁選得沙河縣缺引

見奏對稱

旨調授合肥縣戊午丁外艱服闋赴部候補得上河南同知旋署沂郯海贛同知丁卯春引

見實授運河同知是年八月遷泰州守三年授兗沂曹濟癸酉八月丁內艱君素有痰疾積年勞瘁屢作屢瘉至是遂以哀毀踰年遂卒識者以君不竟其用天不慭遺善人為可惜也君之初任合肥也余為廬州守為之調阜陽甫兩日而定楊午之獄先是潁州未改府之前某姓失盜盜去遺鐵戈一

柄有楊牛者素無賴家有鐵叉其族長疑之因從借叉而叉適為人借去疑益不釋因出首潁州捕牛到案以同擬五人通報新州至審之無贓乃以族人挾嫌誣良成案潁州聞而詳辯按察使劉公曰此案潁州是則五人皆駢首新州是則其族長亦不宥乃委鳳廬道覆審于時議者以牛家無贓而失事之家有媳諱為因姦鳳廬道以所訪聞詰牛等即誣服劉公益疑是時潁州新改府其首邑為阜陽縣余初赴調潁即引君為首令至則此案例限已逾君夜披之次日即為余具陳前後案情諸疑竇狀庭訊得失事家本婦歸寧之月日併于楊牛借叉之家起獲牛叉到縣而姦情與盜案俱

得自是獄也前後歷三年經審兩州牧一道員坐重辟者不于辛則于其族人君一訊立斷兩釋之而失事家之媳亦得免汙清白一時稱神明任阜七月格于部議仍還合肥生員陳鶴年者館邊村許姓久不歸許故富而陳之子無賴誣許謀殺三控君三斥之君丁艱去其子控于巡撫委安慶守鞫之許年甫十五不勝刑自誣服案汙及君撫軍趙公曰命案無尸何能定且吾知張令不如是生員吳某素不平其事潛往他蹤跡之于固始縣遇焉鳴于官事始得白噫乎以君之賢深見信于撫軍而被誣幾不自然由此益見君之明斷君之折獄始終不移多此類其在沂鄉也官隸河東而所轄禹

王臺之竹絡埽則江南總河主之以故莫肯措手君按視見埽工危如一綫大驚亟請發帑修造是年沭河暴漲君露宿河干三晝夜帑至剋日興工千夫競作自三月至六月壩成屹如長城之固總河叙績入告調邳河同知邳河廳與總河同城伏秋兩汛湖河異漲凡五閱月君籌畫機宜多方保護總河完公亟稱之君由是以治河名泰州歷歲被災君首先捐俸于四郊設粥廠至春資送回籍全活無算給歲底貧生薪米修葺北海書院三年陞分巡兗沂曹道壬申四月屬郡蝗蝻起君督率力捕之不爲災次年兗屬魚臺縣蝗復熾君方中暑病力疾督捕又丁文彬悖逆事發奉委至江浙捕擒

要犯日夕奔馳而君病亟矣是年八月奉太夫人諱扶櫬回淮已羸瘠不能跪拜明年疾益甚遂卒嗚呼君三世貴顯前後世宦歷二十年致後無半畝之產君嘗謂清慎勤三者而清爲尤要其可謂言行相符者與君性孝友雖宦況蕭然每月必預購太夫人所服參苓弟來省留止數月歸割養廉以贈爲從弟某入貲令署隨橋汎員總河完公卒于濟力經理其喪事凡親朋以緩急告無不應者嗚呼君子循吏節行始兼之矣會其孤來請銘乃件繫其居官之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剖大疑若指掌盆覆發蔽引絕天生哲人宜大壽胡壽不延

中道折膂生涕淚心悽惻我勒銘詞永不滅

線索在手操縱如意此爲盧陵之遺

先叔順也公墓誌銘

叔父諱道和字順也先大夫之同母弟吾家世居直隸之涞水明永樂初始遷德州左衛嘉靖中公六世祖諱宗哲由翰林歷光祿寺卿忤嚴世蕃歸里賜祭葬崇祀鄉賢再傳諱茂官歸德府通判以清勤顯再傳諱永錫以子貴贈承德郎戶部主事生子二長世滋爲公祖太學生次世潅天啟乙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崇祀鄉賢著有尊水園諸集行於世世所稱德水先生者也考諱裕前於先大夫令偃師日贈文林郎如其官生六子公行居五公生五歲而孤從先大夫習舉子業爲文窮極理奧不務雕繪弱冠受知於督學勞公旋食餼旣

數困省試遂以貢選曹縣教諭當是時曹以李化鯨造亂之
餘人士廢業公設教條所以獎勸之法具備由是曹人始興
於學旋丁內艱歸服除補萊州教授其教士一如曹秩滿遷
河南府經歷知府范公以疾不視事庶務皆屬公以辦一府
稱其廉平府故有欒川鎮倚熊耳山為險山多礦諸亡命藏
匿山洞中盜取礦為姦利因聚衆長吏不能捕議欲兵之會
同郡趙公于京來守河南素知公能曰此一盧某可辦乃命
公往公至手為檄文諭以禍福指說痛切盜恐且悔稍稍自
解散公輕騎至其處登高視之曰此盜窟今雖散後必復聚
命決伊水灌洞洞沒為川其患遂息趙公奇其才將首薦公

而趙公死公亦遂去公性慷慨於財利不屑屑計尤篤友愛當先大夫之歸自隴西也橐空如洗斥產資先大夫不少吝嘗有同年陳公見智罷官無以爲家公素無交以先大夫故贈以三百金及公佐河南府而先大夫適官偃師亦分俸資公洎先大夫致政年甫六十餘精力尚强健親故多勸以年未老尚可仕公獨力贊歸計未幾亦棄官歸嗚呼公之脫屣勢利何如也先大夫既歸諸叔父時尚無恙公復解組相從兄弟日徜徉林泉以詩酒相娛樂公性豪宕詼諧善談說往往歡噱絕倒尤嗜飲飲輒數巨斗其未卒之前一夕猶豪飲不倦嗚呼公可謂全於天者矣其後先大夫年八十有七伯

姑年九十有六四叔父年八十有二而公年差不及以康熙乙未十月一日卒距其生順治壬辰二月二日僅得年六十有四耳元配王孺人同里貢士諱績公女歸公一年卒年十有九繼配張孺人景州光祿寺典衛諱文會公女能佐公治其家識大體公嘗以藥資濟先大夫急不足以產益之而孺人無後言鄉里至今猶樂稱焉後公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二子男三人顯會候選州同知娶申氏承會庠生娶康氏揚會庠生娶李氏女二一適候選州同知史之法一適太學生金柟孫男二人長蒙太學生娶謝氏顯會出次豐庠生娶李氏繼娶馮氏又繼娶吳氏承會出孫女二一適李士璞一未字承

曾出曾孫男一人重寅曾孫女二人俱豐出卜以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葬公於城南盧家莊之新阡以墓中之文命見曾見曾銘其叔父不敢有所加飾謹竊考前世盜賊之禍其始不過萑苻小警當事者不早爲區處馴至蔓延不可收拾又或銳意立功名視草莽爲奇貨啟釁動衆生民膏血塗凶刃甚至蒙霧露相枕藉死者往往有之如公之在灤川不折一兵不費一矢從容指顧銷變於未然俾民世世無援枹之警流離竄從之患使其當事任當必卓然有可表見惜乎位卑所施設者止於如此可慨也用敢列其事以詳告來世

銘曰

文足以致上第而棄不取才足以爲國家用而不得究其施公雖善刀而藏而其能已足自暴於天下考其所已見則其人可知後之君子有用人之責者聞公之事能不爲之感慕而歔欷

只提一事摹寫極出色叙內行不多着筆與通篇一線尤得大體可爲合葬誌文之式　顧震滄

賢可師塔銘

余早歲即聞海內有高行僧曰兀庵及官楊州識其嗣孫明隱以其師賢可之塔銘請賢可姓顧氏松江上海儒家子也母李夫人長齋奉佛方娠感明星入懷之夢生師有夙慧甫能食聞腥輙吐讀書一目數行十歲能文喜玩佛氏書至十三忽自嘆曰紅塵富貴幻境也非吾志即棄家為楚懷上人弟子尋受戒湖州龍華寺徧參諸方名宿互証異同後遇兀菴于嘉定真如寺授以臨濟宗旨直悟上乘居首座江右宰官紳士聞師名延主貴溪瑞龍寺以圓覺心闡無礙義遠近雲集為法中龍象者二十八年嗟夫丈夫生于斯世能洞然

性善仁義之旨體而行之出爲世用則有聖人之教在如沈
溺俗緣徒爲富貴薰灼孰若師之超離諸象以戒定慧提倡
宗風爲高于人數等哉按師以順治己亥十月十九日生至
康熙庚子六月初一日化去世壽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八
著有語錄二十卷梅樵詩集二十四卷行世其徒明隱等先
于康熙壬寅葬師于貴溪櫻鳳山西隅至乾隆庚申乃爲補銘
明隱幷律兼遂前轉運北平尹公特構樂善菴居之而兀菴
則平陽宏覺禪師高弟時嗣法者百三十餘人考世譜名居
十七余與賢可師雖未嘗謀面觀其師若弟可想見其人矣
銘曰

浮游五濁惡風飄墜師獨超然是眞法器遇大導師悟第一義主席貴溪學者踵至西江一吸不可思議埋骨名山聿有高弟寳樹慈雲千秋永被

最不喜爲和尚諛塔銘多剿取佛經語是徑從彼教矣此文中一段直是自立身分不愧儒者之言 顧震滄

先府君夢山公暨先母程王兩孺人行述

先府君諱道悅字書臣號夢山先世涞水人明初徙德州左衛數傳至光祿公諱宗哲嘉靖乙未進士由翰林院檢討屢遷光祿寺卿以忤嚴嵩致仕崇祀鄉賢光祿公生別駕公諱茂河南歸德府通判別駕公生承德公諱永錫太學生贈承德郎戶部主事承德公生二子長先曾祖諱世滋太學生次諱世淮天啟乙丑進士由戶部主事遷監察御史崇祀鄉賢著有尊水園諸集海內稱德水先生先祖諱裕庠生以府君秩贈文林郎河南河南府偃師縣知縣娶馬氏贈孺人生先伯父繼娶曾氏贈孺人生府君及諸叔父府君年十有五遭

先大父丧內難外侮乘釁而起先伯父以家貧寄食外家諸叔父皆幼府君孤立十餘年蓋有老成練達所不能為者善事先祖母雖貧乏不廢甘旨遭家多難私居默默自愁苦對先祖母未嘗無喜色自壯至老朝夕侍左右不得已出遊或至數千里外歸不逾期府君幼而好學甫就塾師學為文章出語即驚人及先大父卒先祖母以家難多憂因益感激每下帷往往達旦三年入州庠試輒冠多士己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丁巳出為陝之隴西令其時叛勇在郊軍檄旁午府君諮訪擘畫下不困民而軍需亦無誤甞令張琦卒於官十口無歸府君助之金使歸鄉里隴西鞏之首邑鞏十三邑軍

需草豆皆聽首邑支放舊以木刻小票爲信奸僞多端府君悉易以印票無復侵冒者某縣以餉運未至一軍盡譁將爲變府君馳赴之諭以利害盡移本邑草豆假之諸軍感泣曰此盧公生我也上官亦以爲能隴西兼管捐納事務太守王肇春屢以空名索塡實收府君拒不應肇春怒縱僕役騷擾驛遞諫之不聽因據實揭之撫軍花善乃以揭報遲延俱被劾按察使舒公奇府君才直言犯撫軍撫軍亦自悔然已無及矣官隴西未及一年去之日百姓遮道慟哭者以萬數府君旣歸里貧甚衣食於奔走因以遊覽天下名山大川遍交當世賢豪而浙江陸公龍其江南趙公申喬吾鄉郭公琇稱

莫逆焉乙亥復起爲河南偃師令先是偃師經大旱三年民多流亡土曠廢不得耕府君輕徭賦勸農桑除奸弊數年之間桑麻遍野戶口繁庶浙江徐公潮巡撫河南一見歎美且曰君庚戌進士同年皆爲達官據要津余出都門無一人爲君先容者可以識君之氣骨矣司兼登封縣與大徭役米價騰踴工直不敷有婦人餓死於室而其夫方忍饑就役尋亦自盡者府君密請於徐公立發數千金萬姓歡呼皆戴徐公之德而府君初不以告人歿後門人梁文度於舊書中得其上書遺稿始知府君之施恩德於人無爲名之累而作事之縝密爲不可及也壬午充鄉試同考官所取皆一時知名士

官偃師十年其二年以
覃恩封文林郎贈先大父如其官
誥至府君拜受畢悲傷流涕蓋以先祖母憂辛至八十四而終未
及見也又八年以老病乞休父老子弟莫不泣下偃有勝地
曰鄴溪環溪皆山有美樹清泉芙蕖芰荷芬芳的歷府君愛
之因臨溪築亭名曰寄勝以爲勸農游息之地去後父老即
於其地爲府君搆生祠歲時伏臘及府君生朝皆躋堂稱觥
至今不絕甲辰不孝見曾授洪雅令之官道經其地父老皆
遮道問府君無恙歡慰如家人追攀數十里至流涕而去嗚
呼府君之恩德入人深矣府君年五十始生不孝見曾嘗爲

詩曰計汝成立時吾已七十翁老幼不相持念之心忡忡不
孝每誦斯言未嘗不垂涕思竭力及時以養吾親也後爲洪
雅令願乞終養府君以書戒曰汝自顧才行何如今
恩遇遇分如此而不思一效犬馬之力可謂孝乎且余雖老
康强如故未遽就木也不孝拜讀此書又未嘗不垂涕思竭
力事君
君以偪君親也而府君乃遽棄我而逝矣嗚呼痛哉初先伯父
寄食外家府君亦貧不自存後稍能自給迎之歸諸叔父皆
依府君成立府君之姊適鄭氏孀居而貧府君析宅居之又
爲經營田產教其子入庠府君長鬚髯善談笑飲酒多而

不亂性淡泊食無兼味冬夏一裘一葛與人和易然執持禮法不爲苟且詭遇先季父卒府君年八十盡哀疏布及期治家以勤儉而未嘗吝施與歸老二十餘年足跡不履公庭杖履所至二三故舊而已或以敝車羸馬出遊郊外田父野老皆引而近之府君工舉子業生平所爲文多散見於試牘及房刻之中尤善決人科第百不失一所爲詩有公餘草一卷行於世晚年有與謝方山先生唱和詩及諸雜詩俱未授梓教子弟及門人循循有規矩門人之受業者及偃師之士昔嘗奉教者皆能文章掇巍科砥行而礪名焉府君生於崇禎十三年十月七日卒於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年八十有七

府君既歿之明年鄉先達暨諸學士聞人知府君者皆以爲宜列於古之祀典於是撮舉其平生行已澤物之大端聞於州牧而達於

朝請

旨入鄉賢祠歲春祭祀

先嫡母姓程氏封孺人邑庠生諱先猷之女從父諱先祐以無子養爲已女先曾祖母程太君司空公諱紹之女嫡母太君之從孫女也嫡母生長於富貴之家而性儉樸不愛金翠綺紈年十六歸府君府君方弱困諸叔父長者不過數歲幼者方在乳哺嫡母盡出外家所裝送珠玉錦繡易米與錢佐

先祖母以給饔飧撫諸叔父至長大婚娶以次畢拮据萬端無怨言亦無德色先祖母嘗顧諸叔父曰此汝嫂乎汝母也嫡母逮事祖姑程太君嫡母太君之從孫女太君年高嫡母曲意調護太君愛之人或不知以為太君愛孫女也鄭氏孀姑府君既與之析屋而居嫡母尤加愛敬姑終年九十餘嫡母亦八十餘問衣服視飲食必躬必親平居嫺閫範尤謹於婚喪大事周旋折旋必中規矩親族中有年少驕稚忽於儀者輒教之莫不服從嫡母生子皆不育未四十為府君置側室試其賢則委以家事愛諸庶子如己出不孝見曾幼孱弱日夜時置於懷雖在先生母手猶顧復不能自休既就傅或

以嬉戲背府君訓必掩飾之府君覺察發怒則引之膝下多方勸勉以慰府君府君怒釋則已不釋必欲撻之遂泣嗚呼痛哉嫡母自少通佛氏書嘗從比邱尼授經受持數十年性定而多慧門內吉凶或前知之晚年多病雖甚劇自知必愈丁未春忽省視所備衣衾八月得病遽言身後事一日見青衣童子二人跪於前若請其行顧諸不孝曰吾去汝矣默然端坐須臾而逝嫡母生於崇禎十五年九月二日卒於雍正五年七月三日年八十有六

先生母姓王氏例得贈孺人江南高郵州處士諱式棟之女年十五侍先府君側先祖母一見輒色喜謂先嫡母曰是能

佐汝理中饋者汝善視之先生母性矜貴而好勤苦用物無豐儉必適其宜供祭祀奉高堂燕嘉賓逮羣下不速之客不時之需米鹽茶荈蔬菜之屬無不手自綜理物不妄費而人亦無厭望先嫡母賢之府君之宰偃師也恐以家政委焉生見曾既總角讀書先嫡母以府君晚而有子愛憐甚不令督責之先母陰課以嚴而陽示以寬不廢見曾之業而又能安嫡母心先母未讀書不解文義每見曾作文默識其圈點改抹之多寡以定美惡美則賞以果餅及所嗜好之物惡則斥辱之不少假顏色方見曾自偃師歸應童子試時年十五道經千里先嫡母難之先母請曰大人持文衡決人科第如影響

令已許兒矣且兒已成童宜使知勤苦盡遣之是年遂入州庠辛卯舉於鄉屢會試下第兒曾念先府君及嫡母年高不爲進取計會以事忤州牧兒曾忿不能平先母諭之曰曲在彼直在我夫何傷且汝惟不早登高第故至此兒曾感激發憤明年遂捷南宮及爲洪雅令府君命奉母以行洪邑故多雜派其得之以自奉者已決除之矣其有關公務除之則不免於賠累者猶豫未決先母又諭之曰雜派之爲害官一吏十而民百也今有除有不除其不除者既無以取信於民而其已除者吾恐民亦不信而吏仍緣以爲奸也乃爲經畫一年之費量入爲出約之又約曰急除之無靳此矣以不孝之

才謭能薄理繁劇可幸無罪者先母之教也先母之從子王安國舉於鄉下第歸過德州先母爲治裝以行謂昆曾曰吾宗江南望族今衰薄甚矣能興吾宗者其此子乎甲辰果魁天下殿試鼎甲第二人入翰林先母素無疾病聞府君卒終日號泣萬里奔喪撫棺大慟遂病不起嗚呼痛哉先生母生於康熙三年七月九日卒於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三

府君之子四人長昆曾娶戊戌科進士翰林院侍讀蕭公諱惟豫女次闓曾娶候補主政羅公諱繼祖女俱王孺人出次昭曾娶候選訓導趙公諱如韓女繼娶蕭山衞教授李公諱

元琛女繼聘景州乙酉科舉人霸州學正張公諱澮女次輝
會聘交河縣乙酉科舉人王公諱極女俱庶母崔氏出女五
人長適太學生陳嘉言次適太學生程耘俱程孺人出次適
交河縣庠生王㟭次適候選州同羅璥俱王孺人出次適李
世佩崔氏出孫三人長鬼曾子謙次闓曾子讓次闓曾子謐
今卜於雍正七年九月十一日合葬於城南紀家莊之新阡

先室蕭宜人行述

宜人姓蕭氏翰林侍讀韓坡先生諱惟豫第六女先生與先大夫同里閈前後成進士晚而益相友善遂以其季女妻予先生方正鴻儒清操聞海內宜人熟悉家訓故年十六歸予而能修婦順宜人之姊五人所適皆貴且富惟予家貧每歲時諸親宴集衣服皆溫麗瑤環瑜珥宜人樸素自如未嘗假他人服飾先大人致政還家先嫡母程太宜人春秋高內政悉委先生母王太宜人宜人在膝下若女之於母唯唯諾諾亦不甚治女紅若無所長者然自兩太宜人以及吾庶母姊妹諸弟婦無不相得歡甚吾姊程太宜人所生年長而性直

於禮法疏者常面斥之獨宜人一作一止無不可其意吾有姑年九十餘而太宜人所愛敬每來歸入門輙呼宜人或值宜人歸寧則不樂而兩太宜人自顧寡婦不在亦若無以爲吾姑歡嗚呼吾家耄耋之人皆歿未久而孰謂宜人忽已逝矣予年二十有二舉于鄉又三年生子謙又七年予成進士待次於京師兒謙已就外傅宜人不以獨子愛甚廢課督也又四年予官四川洪雅以先大人命奉王太宜人以行萬里所經危棧入雲下臨不測之谿谷驚魂怵魄宜人心怖而色愉每食必勸太宜人加餐嗚呼使我太宜人不知有蜀道之難者宜人也洪雅故多雜派太宜人悉命除之一以儉薄治

其家宜人居恒室茅茨不翦壁不墁衣麤茹苦以佐太宜人太宜人賢之其後從吾歷官居他署王太宜人卒有年矣而終守其訓不衰嗚呼吾至今入閫內宛然如太宜人在時也先大人訃聞于萬里奔喪狼狽已甚甫至家而王太宜人忽又棄世米鹽蔬菜絲枲之務宜人素所未經方哭泣臨喪而經理細大無不得宜又一年程太宜人亦棄世宜人連遭大故侍湯藥衣不解帶撫棺臨穴物有宜事有法備盡禮卒家之尊卑長幼無訾議者蓋予與宜人相依幾二十年而始知內助之賢若此也嗚呼傷哉程太宜人少閱金經通佛理佛理宜人茫無所曉然太宜人禮佛亦禮佛太宜人殁遂終

身事佛服闋予補官蒙城遷六安州宜人自以獨子身多疾病不復生育勸予置側室有娠喜見顏色甲寅六月予調治亳州次子韶生宜人已臥病矣喜甚強扶而起進飲食賜之衣服及洗兒錢嗚呼此子不幸而不及待宜人撫字之矣吾弟婦羅氏繼羅太宜人而歿遺從子男一人女二人宜人撫之如己所生予官蒙城以來三子與繼娶弟婦王氏皆在署中宜人與王氏絕甘分少三子皆忘其為從母也宜人生母卞太孺人老且病以兒貧時時致其憂及病革惟念不得送卞太孺人終以為憾其至性若此遇奴婢以寬有過不加鞭笞而事亦卒無不治嗚呼今宜人之歿求事之不勞而治如

宜人在時豈可得哉宜人生於康熙辛未年八月二日卒於
雍正甲寅七月二十日年四十有四長子謙已出娶景州李
氏江南常州府知府諱廷徵孫女侯選州同知諱範曾女次
子諮高氏出

先曾祖雅雨公最篤師友之誼以故名人著作卓有可傳者序梓而表章之所刻已不下數十種而手所自著詩八集文十餘卷惟塞外詩有板本餘雖編定悉遭回祿天下惜之先祖所掇拾唯古文七十篇詩二百七十首又以官守所羈未暇補綴而傳舍遷移又幾經散失矣先父伯叔宦游歸田始能於姻家故舊訪求先人遺稿積之數十年先後僅得詩文數十篇終以不獲全集爲恨欲授梓而不果 樞少以羸疾廢學然先人手澤敢一日忘耶由是不揣鄙陋思欲輯錄成書以繼先人之志近延金立方先生授

諸子經聞其師封棣堂先生家藏有我先曾祖詩文若干
篇急求借鈔雖非全稿然合前後所得已有詩二卷文四
卷恐歲久復有散失則無以慰我祖父之心且并無以伸
天下惋惜者之意矣因亟商於金君立方王子品泉共相
校讐付諸剞劂倘此後片稿零篓有能更出以相示俾得
補成全集以與當代名人詩文並傳於世是又在諸君子
與善爲懷而爲吾先曾祖以下之所深幸也夫道光巳亥
桂月望日曾孫樞謹識